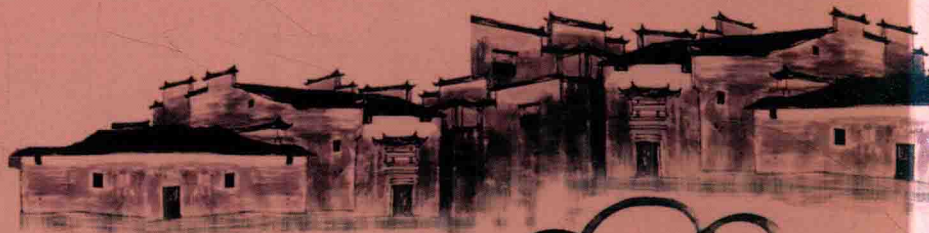


瓦屑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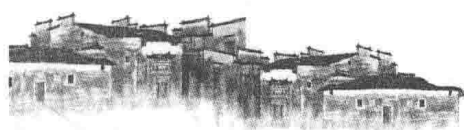
徐金云 著

波澜壮阔，重现元末明初大移民；
惊心动魄，解读庞大帝国灭亡玄机。



长江文艺出版社
长江出版传媒

瓦 屑 坝



徐金云 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

长江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瓦屑坝 / 徐金云著. -- 武汉 :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6.7
ISBN 978-7-5354-8920-3

I. ①瓦… II. ①徐…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43645号

责任编辑: 曾莉
封面设计: 徐慧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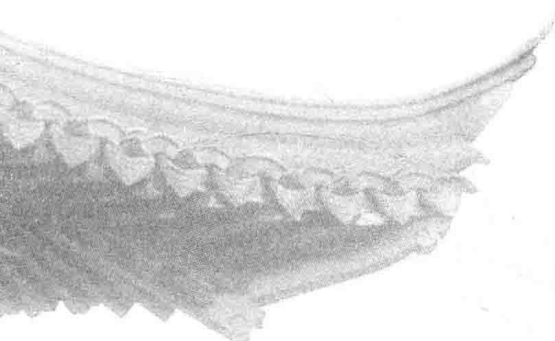
责任校对: 陈琪
责任印制: 左怡 邱莉

出版: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 武汉市雄楚大街268号 邮编: 430070
发行: 长江文艺出版社
电话: 027—87679360
<http://www.cjlap.com>
印刷: 首壹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640毫米×970毫米 1/16 印张: 21.5
版次: 2016年7月第1版 2016年7月第1次印刷
字数: 293千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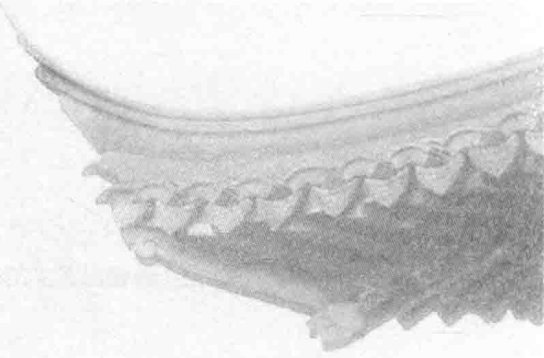
定价: 38.00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举报电话: 027—87679308 87679310)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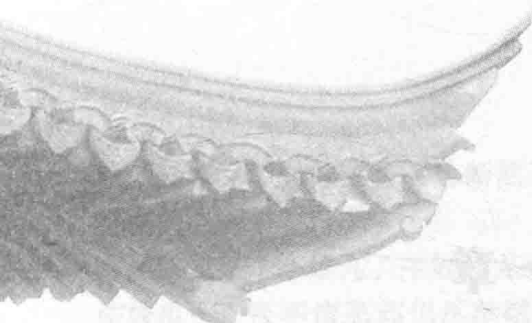


目 录 / CONTENTS

第 一 章	002
第 二 章	010
第 三 章	016
第 四 章	026
第 五 章	032
第 六 章	045
第 七 章	054
第 八 章	063
第 九 章	073
第 十 章	083
第 十 一 章	096
第 十 二 章	108
第 十 三 章	114
第 十 四 章	123
第 十 五 章	136
第 十 六 章	147
第 十 七 章	161
第 十 八 章	171
第 十 九 章	184
第 二 十 章	196
第 二 十 一 章	208
第 二 十 二 章	217
第 二 十 三 章	227



第二十四章	237
第二十五章	251
第二十六章	262
第二十七章	274
第二十八章	286
第二十九章	293
第三十章	300
第三十一章	308
第三十二章	310
第三十三章	316
第三十四章	321
第三十五章	331
大结局（后记）	336
后 记	338



夜色长空下，你面向鄱阳大湖悲声高叹：“啊！故乡您在何方？”

这时，从天际远方传来一声沧桑而又古老的召唤，说：“来吧！孩子，我在这里，我将带你回到故乡瓦屑坝上。”

你不禁心怀震颤，一阵雷鸣闪过，天际再次传来回音说：“那是元朝末年，明朝初起时的一段争战岁月，那是一场苦难艰难的事回望——”

如是，在瞬间仿佛时空逆转，你被狂风骤雨卷进了历史的画面中，恍然间又似在某一处山岭之上，伴着缥缈影像与各色人等静观人情冷暖，世事荒凉。

第一章

鄱阳湖面上波光闪耀。近旁族居地瓦屑坝周边，人烟稠密炊烟袅袅。虽有湖面上时不时传来的清凉微风。但在那初夏，此处也是暑气阵阵，热浪逼人。

这天，屋舍林立间的巷道里，各色行人穿梭不断。其中有一孩童名叫牛娃。他额头上冒着汗水，与他爹拉着手，并肩走在用青石铺成的路面上。牛娃怯怯地向他爹瞅了瞅，无奈地走进散发着难闻的牛羊膻味的差房里。他最恨每日的这个时辰，也想不通那些明明是自家个用的物件，却偏偏被监差掌管，而且爹娘都不愿前来提取。只是到了每日烧午饭前，爹才会极不情愿地闷闷着喊一声：“牛娃”，然后才不高兴地领着自己来到这鬼地方。

牛娃实在不喜欢这帮非让他喊：“大父”的府衙里的差人，还有那种从他们身体上散发出的令人作呕的味道，怪怪的。比自个儿家猪圈子里养的猪拉的粪蛋味还让人难以忍受。牛娃小小的脑袋瓜子里常想，是不是他们的母亲没给他们洗澡换衣的原由呢？他随着父亲边走边使劲地昂着头，想着自己可真是个幸福的小娃儿。只要有母亲在家，不管自己有多调皮捣蛋，把衣物弄得多脏，每日里到了时候娘照样都会把他抱在怀里，拍打着他的小屁股，一边假意地责骂一边又如往常仍是一副笑眯眯的模样，温柔地用清水把她这宝贝儿子洗得清清爽爽。

这不，地方已经到了。牛娃壮着胆子飞快地瞟看了一眼，轻声叹道：“唉，又一样烂醉着呢，又得喊醒他们。”牛娃继续嘀咕着：“也许这就是爹每回都把他带来的吧？”他机灵地顺便看了看放在矮凳上、瓦盆子里吃剩下的半块肉食，随即又惊道：“娘嘞，肉坨子的切口处，还是血滋滋的，咋吃？”也不怪这孩子，要是在往常，他一见到肉食可是不自觉会咽唾沫的，但这未经煎煮透的食物他是绝不敢有什么奢想的。

那盆子里的肉食，除非到哪日快要饿死了，不然即使如牛娃这

般多日未见荤腥的孩童，也断然不敢吞食这不但未经煮透，还淋着鲜血的肉块。

终究是个小娃儿，牛娃还是没忍住咽咽唾沫，摇了摇圆嘟嘟的脑袋瓜子，极不情愿却仍然恭敬地退后两步，垂着脑袋又喊了声：“大父！”见没回应，只好再喊：“大父！”这时只听到差人咕哝了两句谁也听不懂的话语后又偏过头去。看来原本睡得实在太沉，就没打算这会儿醒过来。却不曾料想到只是因了转身的时候，有一条搭在耳根边上的发辫碰到了酒器上，“嘣”的一声，掉在地上碎啦。这响动声彻底惊醒了差人，他惺忪地揉揉眼睛，看到地上摔碎了的酒器，先是一惊，继而发现早已吓得跪在地上瑟瑟发抖的牛娃时，便怒气冲冲地摇晃着站起来，用手指着牛娃，满嘴酒气地说：“小，小杂种，想偷酒喝，不怕你‘大父’宰了你。”说着就站了起来走向牛娃，抬起穿着皮靴的右脚，对着孩子心门上就是一踢。这一脚正中牛娃心窝窝，天可怜见，才七岁的娃儿，哪经受得住差人这猛烈的一击，当下，孩子“啊”地一声，口吐着鲜血仰躺在了屋中用毛毡铺的地面上。

此时等候在外的牛娃爹汪大牛也在纳闷，怎么今个孩子进去时间比往常久些，现下又正听得一声惨号，更觉情况不妙。他顾不得其他，惊慌地冲进了差房里。惊恐中的汪大牛看到差人朵木朵贴坐在矮凳边上，正在津津有味地撕咬手中的肉食，而他的孩子牛娃则躺在灰色的地毯上，嘴角流着血，奄奄一息。汪大牛慌忙上前抱住孩子，见已了无生机，这男人一时痛哭不止。那朵木朵贴倒是若无其事，闲暇之余，才移开了专注于眼前肉食的双眼，斜瞟了一下身旁离自己几尺远的这对父子，在他看来，似乎这种悲情更能激起自己的食欲，遂奸笑着夸张地加大了嘴巴子嚼动的幅度。汪大牛看看怀里僵直的孩子，再想想新婚夜自个儿和妻室所遭到的羞辱，忍无可忍，只见他手背上青筋暴起，先是轻轻地把牛娃平放在毡子上面，后迅速地从最近的一个篋筐里抄起一把排刀就向朵木朵贴砍去。说时迟那时快，这差人也以惊人的速度，急速地拔出了切肉的尖刀，准确无误地刺向了汪大牛的心脏，这让汪大牛瞬时顿住，高举排刀的手缓缓垂了下来，整个身子也随之倒地，一命呜呼。

恰巧，这一幕吓坏了站在差房门口边上的汪六儿。



汪六儿本也是到差人这里领“排刀、锅铲、火钳”一应烧饭的物件。平日虽说监差作恶多端，大伙儿都有恨在心，可为避灾祸，大伙儿也总是忍让退步，小心翼翼，哪料想自个儿今日会眼生生地目睹自家堂兄长汪大牛父子枉死的场面。杀红了眼的朵木朵贴看到差房门口的汪六儿，正准备一不做二不休，心想，索性也一块灭了他，他便弯腰从汪大牛胸前拔出尖刀，才刚要起身，汪六儿明白过来，疯了一般，边跑边嚷：“杀人啦，监差又杀人啦……”

话说汪六儿这个人，家中弟兄姐妹倒是有好些个，眼前就是穷了些，他在家排行老六，其父辈也有兄弟几个，汪大牛是他二伯家的独子，汪六儿自身以下有一弟名唤汪七儿，依次有汪八妹、汪九妹。六儿本人原是娶不上妻房的，现在自家有个婆娘，说起来还应感谢他那苦病怨死的五哥汪五儿。

这若是谈起那汪五儿，那可是个精壮的男子，他生前以在鄱阳湖边撑船捕鱼为生。没娶妻房时，常日里略有积蓄便会顺带着贴补家中几个兄弟，尤其他那孀居的老娘更是逢人就夸其五儿孝顺有节。汪五儿脑筋活络，并不死靠着一样手艺混饭，平日里遇到跑远路的商贩，需要人手护船保安的，若人主家能看得上，他自然不会回绝。他长年在鄱阳湖一带混迹，来往客商大多面熟，另加其人口碑颇佳，也不乏慕名请他出工相助的儒商，每每至此，汪五儿自会尽力而为，保得一主，人财两安，正因得此多恩惠，长年累月的也小混了个声名薄利，使得这一家门在坝上汪姓族户里，虽排不上个富家，人前人后也是有这么个响当的人物撑着门脸。

现今，家道中落，起因却也是在一家之荣耀的汪五儿身上。

怪就怪奸臣当道，民不聊生，朝堂内奸相当权，欺上瞒下，在政见上排除诸王所议，实行欺压之政，为达私利，所用手段残忍刁辣，搅扰得原本兴盛的元朝江山风雨飘摇，各处地方更是民怨沸腾，起义不断。如此，龙庭主上早已形同虚设，只任凭其臣僚采取暴力压制、强权掌控等无人道的暴政。为了加强统治，防止平民暴动逃跑，朝廷竟然颁布法令安排监差或士兵驻入百姓家中，以五户民众为一单位，这五户人们一起供养一个监察自家的士兵。而这些监差，按规定晚上是驻兵营，白天分散管理五户居民，但实则他们无所顾忌、为所欲为，在住户家调戏妇女、奸杀淫掠的事常有。他们无恶

不作，百姓们忍气吞声也难有安宁。有些族中长老在无奈之际，集众人之力买通县郡上官，哀求其宽容百姓之苦。为此，甘愿另为监差们按其各人喜好，盖置新居，加以供养，以示孝敬。

老者所求哀哀戚戚，另加所供给的钱银打动了少数长官，他们见财眼开，特网开一面，其他差人们听闻能按各自得喜好盖置新屋自然欢喜，故而也并未有多大异议。

于是各地百姓纷纷效仿，每五户集款为一差人“大父”盖新屋。日子久了，人们为了方便，就不约而同地称差人的屋子为“差房”或“差屋”，把监差也叫成了差子或差爷。但如此这些并没有在实际中减少他们的胡乱行为和提高他们的日常警觉，他们照旧规定：凡可作为武器的家常用物，如锄头、排刀、锅铲、火钳等一应物件仍然都交由他们管理，若有需要必须经过许可后再发放领取。这才有了每到烧火做饭前，逐户都得有人前去领取排刀、锅铲、火钳等物，饭后再按数送回的规矩。他们还规定，晚上民户不许点灯，平日里除了逢年过节外不得成群聚集，民众相互之间禁止过多走动等等恶规。

凡此种种，让百姓们活得犹如蝼蚁，任其欺凌而不敢言。民间商业也一度凋零，即使频发天灾也无人问津。鄱阳湖周边一带，往来商船也日益稀少，自然苦了像汪五儿那般以渔为生的世代居民。

这就是汪五儿悲剧的前因。

话说，有一日的晌午光景，汪五儿在湖边，痴望过往船只，他可实在盼望着有像往昔一样，需要帮工出力的客商出现，久等无果，他舒服地在船上迷迷糊糊打起盹来，不想突然隐隐约约间听到从不远处传来了女子的啼哭声，他猛然一惊，忽地从船中坐起，那时惊得船舷边歇脚的鸬鹚“呼”地飞起，小船摇晃着硬是溅了汪五儿一身的水花。若不是汪五儿久经风浪瞬间向湖中撑杆稳住，小船恐已翻转。汪五儿待船稳妥，定了心神，侧耳凝听后，发现那哭声并不遥远，好似是在边上芦苇荡里。当时汪五儿心想：“难不成是从哪逃难到这来的灾民，还是小夫妻争嘴，解不开气，大白日里到这湖边寻死的？不成，好歹也是人命关天，得去看个究竟！”他拿定了主意，便摇杆急上，待船靠近，那哭声更觉清晰。他找到一截枯桩，系住小船，下了船来，淌着水拨开芦苇，探着身子向前行进，稍稍



一会儿，就见眼前一块地方不大的干土包上，坐着一名衣衫不整的姑娘，埋头抱膝啼哭不止。汪五儿又看见在姑娘不远处草丛子里正睡着一个男人。从边上扔的笠帽和脚上穿的棕靴看，汪五儿明白这可不是两情人小吵小闹，肯定是这差子又糟蹋了这个姑娘。汪五儿心中极其愤怒，可他毕竟是经得住事的人，他明白若自己逞一时之勇，为了这姑娘出口恶气，现下也不难办到，但这监差胡作非为又何止一两件不堪之事？要不是身后有官府撑腰，纵然他们再胆大包天，民众们也不会容忍他们到今天。汪五儿眼睛望着哭泣的姑娘，前想后想，他有些犹豫了。也难怪，前面说到他可是有一大家子兄弟姐妹需要他接济，更何况他是出了名的孝子，“纵然自个儿再有不平之气，也不能莽撞，毕竟家中老娘在盼他早些归家”汪五儿暗想。他打算就这样盯着，只要那姑娘不寻短见。自个儿就当什么也没看见，他就那样在芦苇丛子里僵站着，一动也不动。

也是机缘巧合吧。一条饥饿很久了的水蛭闻到了股人味，鬼嗖嗖地游了过来，趴上汪五儿强健的小腿肚子上就咬。一阵酥麻感顿时传上了身，想想这汉子可是在水里泡惯了的人。汪五儿出于本能，低下了头，抬起小腿，罩着发麻处就是“噼啪”一巴掌。水蛭吸饱了汪五儿的鲜血，胀鼓鼓地掉到水里逃命了。他并没在意手心里的血迹，吐了口吐沫按着腿上被咬的地方搓揉了几下后，再抬起头来时，他有些愣住了。

刚才的响动，显然对面姑娘全看在了眼里。这时她已停止了哭泣，仰着一张挂满泪痕的小脸，望望旁边地上睡觉的官差，又凄楚地望着芦苇丛里的汪五儿。

看着她那绝望无助的眼神，汪五儿再难掩怜悯之心，他顾不了太多，再次打量了一眼四周，断定那官差睡得正熟，一时醒不过来，便猫着腰向姑娘招手，让她向自己这边来。聪明的姑娘明白了来者的意图。

看官且想：人逢大难，看到浮萍都能心生感激，何况在此羞愤交加关头！那对面带着善意向自己投来相助讯息的年轻男子，真是让那伤心绝望的姑娘心中顿时有了希望。

姑娘满心感激，她回头憎恶地望望四仰八叉睡着的差子，鼓起勇气稍整衣衫后便向汪五儿这边小心地靠拢。

这对年轻男女忘了礼规，只知道两手紧握，一道爬上小船，快速离去。

原来，这姑娘名叫方月，也是本处住户。

从此，这两人便互生情愫，有感于青年男女偶遇相爱，喜结连理，本是一双美事。怎奈这世道就是难如人所愿。在他们新婚之夜，那个芦苇丛里奸污姑娘的差爷，闻讯又闯入了他们的婚房，不顾汪五儿老母亲及兄弟多人的哀求，非强行与新娘同房不可，汪五儿怎能眼见爱妻在面前再次被辱，便新仇旧恨齐上头。不顾一切冲了上前，对准着那厮的脸就是一阵狠抽。撕扯中，差爷耳朵上的金饰不慎脱落，耳孔自然被拉伤。从未吃过亏的差爷急速甩开汪五儿，从外召集来了几个同僚，进屋拖出汪五儿就在草场地上——一阵死命地暴打，出完气之后又向其家人提出索赔五两黄金，不然就杀他全家。众人眼巴巴见他们扬长而去后，才敢将眼珠青紫，浑身肿破，嘴角流着鲜血的汪五儿抬进屋里。

这还并未了事，那帮差爷，隔天就又来催要五两金子。

他一家怕再生祸端，只好倾尽其家门所有，焦急中典了几间上房，一头耕牛，再加亲戚邻里相助勉强凑够赔钱，才平息了这桩无可奈何的灾祸。最可惜的是一条硬朗朗的汉子活不活死不死，整日在床上呻吟着。他的老娘，眼见爱儿生不如死又医治无望，便找了根麻绳，吊死在了那个差子所住差房外边的槐树下。

汪五儿一直高烧不退，又滴水不尽，他这样强留着一口气，在黄泉道路上徘徊不走，还不就是因为放不下新娶的妻房和年老的母亲？现听得家中上下悲凄声不断，又从勉强睁着的眼缝中瞥见床边新妻头上的麻布草环，骤然心中明了。一口气再也续不上来，追着他老娘的步子就去了另一个世界。

从此，汪五儿家门再无了往日光景。也就是这惨故，让他弟汪六儿捡了个便宜。

他五哥一死，还未来得及同房的新妻十六岁的方月便成了寡妇，他汪六儿的寡嫂。

本来汪五儿对方月不但有救命之恩，且与她方月也是花前月下



一对，心心相爱的人。如今全因了自己汪五儿才受辱惨死、母亡，家道中落。几番折腾，那阵子方月是全无了活命的心念，一门心思寻死觅活。可怜她方家父母因为怕失去女儿，从汪五儿死后两老就日夜看护，劝导，才慢慢让方月缓过气来。

有一日，她娘看女儿平和了些，就趁机再开导她，说道：“汪家如今因你而败落，即便你我娘俩和你爹加起来，三个人一道投进鄱阳湖寻死亦无大用，不如咱留下性命，以助汪家，待汪家中兴后，时机许可，日后还怕大仇不能报？再说，现汪家还有两个兄弟未娶，按现时朝廷制度，兄长亡故后弟娶其妻，咱们这不也多有先例？况他家门已然没落，两兄弟想要娶亲怕不是容易的事。再看，那汪六儿、七儿虽比不上你先夫五儿品貌，但也算得上是像模像样的男子。如今你既然觉着亏欠了你的亡夫，那不如择其兄弟之一，嫁他为妻。日后若能为他们家生儿育女，就也算得上报了恩情，也可慰你那婆母和先夫在天之灵。”方月被母亲的再三劝导说通了心路。

她父母见女儿许了可便松了口气，找到汪家人说明本意。没多久，方家重又全备嫁妆，复又敲锣打鼓地将方月送嫁了过来。倒是汪六儿一门操办显得简单了些。

就这样汪六儿就在他五哥百日之后，娶了年轻的寡嫂方月为妻。

婚后汪六儿本以为从此小心度日，家中一门也会逐日安定下来，没想到今个儿他来拿烧饭的物件，却亲眼见到了堂哥父子俩惨死的场面。

他奔跑着大号大叫！

他五哥、老母的死期才刚过没多久，又偶遇今日这般刺激。他在疯跑中就已无了章法，嘴里吐着白沫，慌乱中又被石块绊了一跤，一头便栽倒在地上，不省人事。闻讯从屋里屋外、田间聚拢的人们相互询问，待清楚事情的始末后，群情义愤，不约而同的集体向朵木朵贴所住差房方向移动。本来朵木朵贴趁着酒意，提着那把沾满汪大牛父子鲜血的刀，还打算追赶汪六儿。没想，看到前面巷道里黑压压拥过来的人群，朵木朵贴心感不妙，前所未有的害怕起来。掉转头伙同着几个同僚，骑上马，飞快地向县衙奔跑了去。

人们望着他逃跑的身影，焦急地进到差房里。先还想着救人，可最终却失望地抱出了两具尸体。人们看着地上日间还是活生生的

父子俩，无人不流泪、愤慨难平。人群里不知是谁，这时大吼了一声：“杀人偿命，再不能就这样放过他们。听说那朵木朵贴是县长官的亲戚，咱们得去要个说法。”此话一出，众人齐声响应。他们自发地留下了几个人，把汪六儿抬回家中，帮着其妻方月寻医医治。其他众人便找来木板，抬着一大一小两具尸体往县衙追。



第二章

这个地方自古都是汪姓族人居多，传说当初汪族有个颇懂周易八卦的长者汪正公，年轻时走南闯北，在某一日路经此地，心中便大为喜爱。于是，他有意登高山俯视此处，眼下所见，水绕山环，是块道家先贤们口中所言的风水宝地，也颇合赣人居民喜爱有山有水日照充足的气候。

在此处，若能以人为本，顺天应地，便可得山水之灵，子孙繁衍。

汪正公心下十分欢喜。到了来年的春天，就带领族下百余人迁移到此。果然，经过用心规设全族民众勤劳开垦，不足几年此地就一改荒芜的迹象，呈现出安家乐业、人畜兴旺的风貌。又因此地临靠鄱阳湖近岸，人们在多年开荒种地之时于泥土中发现过不少瓦屑碎片之类的硬物，后又经有识之人多番查阅史料，方知此处原也是天下大姓王姓的一处聚居地，那王姓先祖在此多建官窑，烧制上品器物，据此可想当时的繁华。汪正公便集合了族人意见，将此处取名为“瓦屑坝”，随后多年，发展至今，不单是汪姓族人开枝散叶人丁兴旺，又因这瓦屑坝属水陆交口，陆续迁来了多家旁姓，现今的瓦屑坝早成为鄱阳湖水域及饶州府周边各处重要来往渡口，商贸之地。而近些年因那朝廷政局黑暗，时常横征暴敛、民不聊生，才致使原本热闹喧哗的瓦屑坝渡口一片死寂、消沉。

坝上民众更因监差所控，人人自危。

今日大牛父子惨死，激起了久积的怨恨，人们心照不宣，意欲惩治凶犯。

那县官勃尔贴，才听完捕役把话说完。就见小舅子朵木朵贴一伙面带惧色地闯了进来，待县官问清楚首尾，知道事情不同往常，便让他们进后房暂避。自己则伏案疾书一封，写道：

今有瓦屑坝刁民，受外处义军挑动，意欲作乱。此刻正向

下府官衙汇集，为保一方安稳，朝廷安宁，下官特请上府调派兵马相助，以示我朝威严。

勃尔贴刚一写完，就速交于一名得力捕役快马送往了饶州府。而此信，幸好被知府参事徐春山挡收。

因这徐参事本就常怀宽胸，更因其文采遂入仕途。虽在官场却久已厌恶如今的世局。只是他心中明了，仅凭一己之力，难有所为。既是如此，但他除恶扬善的心从未有改。今日见又来了下府捕役慌忙报信，便知晓其中定有蹊跷。忙借故拦了下来，看明白内容后又向捕役询问清楚。就心下暗想“宿听勃尔贴有一内弟，时常闹事害民，这回定是那入又惹了大乱，激起了民愤，而勃尔贴显然有意护短，才栽罪于民。如若依他所言，朝廷必定会严压平民。那时，岂不是又害了一方无辜百姓？如此，倒不如趁此机做个了断。这差事不当也罢！”想完，徐参事心生一计，好言安抚了来报的捕役，又有意吩咐属下对其好生相待，完了便自作主张修书一封，回：

今获知民众作乱，究其因由，怕是另有隐情。望下府小心对待。瓦屑坝地处要地，今国中多处有乱，若处之不善。怕于朝廷不利。下府万不可莽撞胡为，应以宽法，妥善安抚。

徐参事写完后，换了一名府中亲信捕役孙国大将信送到了勃尔贴手中，自己则留下辞呈带上家仆离开了官府。

勃尔贴看完回折，惊出一身冷汗。随即就唤来朵木朵贴一顿训责，又命人急寻师爷刘成，刘成早就等候在外，听里面说让他进去便径自进入堂中，见到勃尔贴，就明知故问地说：“大人急着寻下官可有要事吩咐？”勃尔贴只得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指着朵木朵贴如实地说明了前后，又将上府回折递给了刘成，铁青着脸问：“依师爷所见，此事该如何处置？”刘成一看字迹就知道是好友徐春山所书，虽用了官印，显然是意在保护民众，再论朵木朵贴所犯罪行，于法于情都实难宽容，可虽然他自身也极为反感于此人平日行径，但朝廷一向偏袒他们这帮监差，况且他又与勃尔贴属姻亲。当今天下民命如草芥，现下瓦屑坝民众，虽一时得了徐参事挡住凶险，但若继



续相持，朝廷势必深究，那时受害的还是民众。

刘成前后深思了一会儿，就对勃尔贴回道：“大人，依下官之见，民众聚集，显然不为他事，只因下派监差——”说着看了眼站在一旁的朵木朵贴又继续讲道：“监差处事不当，才引起民怨。常言说杀人者偿命，既已害了人命两条，依法必当有重责！”话完又再次看了眼勃尔贴，见他已面露不悦，便换了语调接着说道：“不过大人莫急，小小民众，不过是一时的气愤，依仗人多势众，跑来讨要个说法而已。”说完顿了顿，看勃尔贴和他内弟都面转了喜色，便故意静默，不再主动言语。

勃尔贴轻松地踱到太师椅旁，端坐而下，两手舒适地搭于椅柄上面，慢吞吞地答道：“师爷果然明断，如师爷所言，那究竟又该如何行事？还请师爷再出良策！”说完拿眼瞟向其内弟。朵木朵贴便挺着胸脯，傲慢地走到刘成跟前，昂着头颅，背靠双手无所畏惧地来了句：“辛苦师爷，劳烦费心！”便又摇着步子进了后堂。过了一会儿，勃尔贴便问刘成说：“师爷有何好主意？尽管说来。”刘成只好开口答道：“自古钱财能使鬼推磨，两个穷民众，赔给他十两黄金，以示大人恩慈，外面民众便自然能够散离。”勃尔贴听了，用不高兴的口气说：“师爷好阔气，县库早已空虚，师爷开口就是十两黄金，难不成那两死人里有你家亲邻？”听得刘成慌忙答道：“大人息怒，下官此言也是为大人和朝廷所想，既是上府已有指令命妥善处置，刘成才敢出此下策，断不敢徇私。大人请想若此事不能及时平息，将事态扩大，引来上府责怪，怕是对大人不利。”勃尔贴这才慢条斯理地哼了句：“师爷果然有心，只给五两，此事交由师爷料理。”刘成只得领命，低着头，从堂中退了下来。

但他刘成知道，瓦屑坝的这些民众能举族而来，用钱必不能了结。他刘成之所以提出此法，一者是见了徐春山回折中的用意，二者也是真想护住这些民众，才见机先稳住了勃尔贴。现下他出来。并不到外间与民众对话，而是转入后门，骑上一匹快马，直朝瓦屑坝奔去。

刘成到坝上汪家大宅门前，就跳下马来，迫不及待地拍打着门上的一对铜环。

这汪宅的人知道族里今天发生了大事，但谁也没敢告诉主人坝